

第四回 見詩句阿姊肆嬌嗔 正家法閨娃遭笞辱

話說寶林上牀，見寶珠玉山推倒，雲護香封，叫道：「寶珠，寶珠！醒醒罷！」連叫兩聲。寶珠從夢中驚醒，開眼看時，見是姐姐，趕忙坐起身來，一手掠著鬢鴉，含笑說道：「姐姐此刻怎麼來的？」紫雲已送上茶來。

寶珠被寶林上下細細一看，見他雲鬢微鬆，臉潮猶暈，一段風流嬌媚，令人魂消。暗想這等一個美貌，如何不動情？也不能怪他。但是他終日在外邊，與男人相處，若不駕馭一番，將來弄出笑話來就遲了。冷笑一聲道：「好女孩子，做得好事！還不替我跪下來！」寶珠一時不知頭緒，只道日間事犯了，嚇得站起身來道：「姐姐，妹妹沒有幹錯了事。」寶林將案桌一拍，道：「你還不跪麼？」

寶林氣性嚴厲非常，妹子兄弟，要打就打。此刻見他動怒，怎敢違拗？只得對住他雙膝跪下。寶林問他：「你知罪麼？」寶珠道：「妹子實在不知道。」寶林道：「取戒尺來，打了再告你！」寶珠道：「好姐姐，妹子真沒有犯法，不知所為何事？」寶林道：「你敢不服麼？」將花箋在袖中取出，向地一擲，道：「好女孩子，太不顧體面！」寶珠拾起來一看，不覺兩頰飛紅，半言不發。

寶林不容分說，將他手扯過來，重重的打了二十。可憐春筍尖尖，俱皆青赤，在地下哭泣求饒。寶林那裡肯聽？紫雲兩個都嚇呆了。寶林向紫雲道：「出去取家法來伺候！」他二人怎敢不遵？就忙忙的出去，到大小姐房內，取了家法，走到正房，見夫人正在解手，急急的說了一句道：「太太不好了，大小姐打小姐呢！」夫人又不得就進去，心中空自著急，說道：「又為什麼事？林兒真不安分！」

再說寶珠見取了家法進來，格外懼怕，哀求道：「好姐姐！都怪妹子不是，饒我一次罷！妹子身子不好，打不得了！」寶林喝令紫雲、綠雲將春凳移過來，扶起寶珠，伏在凳上，二人按定。寶林取過家法來動手，寶珠實在忍痛不過，哀求道：「好姐姐！妹子年紀輕，就有天大的不是，求你還看爹的分上罷！」又哭道：「妹子實情受不起！姐姐定不肯饒恕，就取帶子勒死我罷！」

寶林只當不聽見。寶珠急了，痛哭道：「爹呀！你到那裡去了？你這重擔子，我也難挑。你不如帶了我去罷！一點不是，姐姐非打即罵，他那裡知道我的苦楚？」寶林聽見此話，不覺心裡一酸，手就軟了，將家法一擲，回身坐下，也就落下淚來。

紫雲扶起寶珠，仍然跪下，低頭只是哭泣。寶林用手帕拭去淚痕，勉強問道：「誰叫你不顧體面？下回還敢不敢？」寶珠道：「真不敢了！如再有不是，姐姐就打死妹子，總不敢怨的！」正說著，只聽外間說道：「先打死我，再打死他！我同苦命的孩子一搭兒去，讓你們好過受用日子！」

夫人帶哭帶嚷，跌跌的跨進房來，不由分說，向地下拉起寶珠，望椅子上一拉，把寶珠摟在懷裡，道：「打壞那裡了？」又指著寶林，氣喘喘的道：「我的姑太太！你就留我多活幾年罷！」又對寶珠道：「好孩子，姐姐得罪你，你看娘分上，娘陪不是！到底為著何事？我不懂得。」寶珠流淚道：「娘說那裡話來！是我的不是，不怪姐姐。但是我的爹那裡去了？娘！我要爹爹呢！」

夫人心如刀割，淚如泉下，道：「孩子！你狠心癡！爹去了，把你同娘撇下來。如有他在，你也不得受人欺負！」說著，母子相抱大哭。寶林見妹子如此，也難為情，似乎今日太打重了，聽見母親言語，又不敢辨白，此刻也是淚垂滿面。紫雲見三個難解難分，又不敢上前解勸，只得暗暗出去，請了姨娘進來。姨娘取了一杯桂圓湯，送到夫人面前，金子擰了一把毛巾伺候。紫雲捧支水煙袋站在一邊。姨娘忙陪笑道：「太太別為他們操心。孩子不好，也是要打的，姐姐管的是正理。」

夫人此時捨不得寶珠，又不便過於責備寶林，一肚脾氣，正無處發洩。聽見姨娘說話，不由大怒，用手巾拭了淚痕，接過煙袋，吸了一袋，劈面對姨娘啐了一口，道：「你得了失心病，還是做春夢？你的肚皮好，生下好孩子來，人不如你！我這個寶珠，勝過兒子百倍，真比寶貝還貴重，我全家靠他過日子呢！他有點長短，我先是個死！你只知道打牌吃飯，知道享的誰的福？」罵得姨娘閉口無言，只得回身來勸大小姐出去。

夫人代寶珠拭了淚，勸他吃了兩口龍眼湯，見無人在面前，對寶珠道：「好孩子，你不要生氣！這個壞丫頭，在家能有幾天？明年李家就要娶了。那時讓你為尊，誰敢委屈你！」寶珠道：「娘說什麼話！姐姐是家裡不能少的，等兄弟大了才能放他出閣，娘千萬不可錯了主意！若沒有他，我更難處置了。」夫人又勸了許多言語，哄他住了哭，要候他睡下，方才出去。寶珠不肯，夫人就親手替他除花卸朵，脫了衣服，解去鞋腳，看他上牀，將錦被替他蓋上，又拍了幾下，說：「睡罷，我去了。」寶珠道：「娘走好了！」

夫人答應出房，又叮囑紫雲幾句，吩咐今夜不要關門。金子掌燈照著，紫雲一直送至正房，回去各處檢點一番，同綠雲進房，說道：「今日不要睡，太太是必來的，我們下象棋罷！」到了四鼓以後，果然夫人又來一回，問了紫雲兩句話，也就出去了。寶珠在牀，睡了片時，想起心事，又哭了一會。次日十點鐘，方才起身。梳洗已畢，悶悶的坐在房中。

夫人進來閒談，一同吃了飯，夫人就在右首炕上吸煙。只聽雲板聲敲，紫雲、金子兩個出來一看，見夫人房中壽兒在外說道：「姑老爺來了，請姐姐回一聲。」原來寶珠房中，閒人不敢擅入，事事來回，都敲雲板。紫雲進來了，夫人又替寶珠更衣，隨著夫人一同出來。到了正房，李墨卿上前見了姑母，又與寶珠見過，吃了一回茶煙，談了幾句閒話，對寶珠道：「文卿一同來的，在花廳上，你令兄陪著他呢，我們出去坐罷！」辭過夫人，二人起身。

寶珠又進去叫了一聲姐姐，與墨卿到了花廳，大家相見讓坐。寶珠見桌上兩副對子，問道：「誰的對子？」墨卿道：「你倒忘了麼？請你改正改正。」寶珠笑道：「好快當。」展開一看，李墨卿的是集《西廂》兩句：

翠裙鴛繡金蓮小，紅袖鸞綉玉筍長。

再者文卿的，也是集句：

秋水為神玉為骨，芙蓉如面柳如眉。

寶珠看過，微微笑道：「過譽了。」文卿道：「你的寫成了沒有？」寶珠道：「我沒有做，我倒忘了。」文卿道：「你太無趣！過日人時快寫起來，去赴老劉之約。」寶珠道：「你們請罷，我懶得去。」墨卿道：「你不可過於執意，昨日又是你先走，今日再不去，老劉面子下不來。」文卿道：「誰願去嗎？劉三是個惡人，有造禍之才，也不可過於削他面子。」寶珠道：「倒委屈你了。」隨喚書童喜兒取了對子來，寶珠提筆，一揮而就，又落款巡花都御史。二人道：「妙極！妙極！」又明說一遍。

月自戀花花戀月，卿須憐我我憐卿。

墨卿笑道：「秀卿於月卿，有情極了，還在我們面前假惺惺的！看這副對子，可被我們識破了。」依仁道：「才情二字是聯的，舍弟有才，所以就有情了。」坐了一會，吩咐套車。寶珠叫家人也替依仁備了車，自己入內，稟過夫人，又在姐姐面前撒個謊，才放出來，同眾人上車，還是兩個書童跟隨到南小街來。

再說劉三公子同翠紅宿了一夜，起身也有午後。柏忠進來陪住燒煙，劉公子道：「今日可要著人邀他們一邀。」柏忠道：「可以不必，他們大約必來的。」劉公子道：「小松兒實在標緻！我少爺喜歡他。我看他，倒象個女子。」柏忠微微笑道：「少爺看他象女子，門下看他未必是個男人。他的面貌聲音，都是美人態度，而且腰肢柔媚，體態嬌娜，男子家那有這樣丰韻？更有一件可疑，他走路與人不同，步子總不能放開，又踣不實，似乎腳疼，大約是裹過的，以門下細看，定然是一雙窄窄金蓮呢！」

翠紅等道：「說破了，果然可疑。他年紀雖小，已是做官的人，怎麼還戴耳墜子呢？」劉公子道：「我少爺同他頑一頑，就是死也甘心！柏忠，你想個法子，我有重賞！」柏忠道：「少爺，今日且試他一試，看怎樣？」劉公子道：「怎麼試法？」柏忠道：「少爺今日踣他的腳，故意裝做失腳的光景，看他怎樣？他是雙小腳，必要疼痛的。再誘他睡下吸煙，捻他一捻，就知道了。那時門下再想個法子，不怕他不雙手送來把少爺受用！」

劉公子大樂道：「好計好計！但小松兒是個御史，不好惹的。」柏忠道：「我們的聲勢，還怕人麼？就有點小事，老大人當朝一品，豈怕他新進的一個無知也乎！」說著，把鼻子掠了一掠。劉公子大笑道：「胡亂通文，又該打了！」柏忠道：「區區小事，你的門下須要帶點子書氣呢！」正說得高興，外面忽報諸位少爺到了。

只見李、許、松等四人躡進來，劉公子同三姊妹趕忙出迎，笑道：「信人，信人！」三姊妹也見過了，大家敘坐。柏忠道：「諸位大人在此，那有門下坐位？」劉公子道：「都是我的同年世交，不必拘禮，賞你坐罷。」墨卿道：「年兄快人，出口如箭。」劉公子見了寶珠，格外親熱，不住的問長問短。

文卿叫書童取過對子來，說道：「獻醜了！」大家一看，贊不絕口。三姊妹謝了又謝。劉公子道：「我也每人送你們一副，但是不耐煩做。老忠時常咬文嚼字的，今日罰你做兩副對句。」柏忠道：「門下受公子厚恩，雖湯火亦所不避。至於文墨之事，非我所長，只得有妨台命了！」劉公子道：「你方才還講甚書氣的？」寶珠笑道：「惟其有了書氣，所以書有詩氣。」劉公子道：「敢不做？把他礮出去！」

柏忠道：「少爺莫急！我來想。我還小時候做對子，是對過的，七個字實在不曾問津。」劉公子道：「你何不學諸年兄用個詩句子呢？」柏忠道：「這還可以。我念過兩本《千家詩》的，連年有了事，就不在詩上講究了。我就說個雲淡風輕近午天，待少爺對一句罷。」公子道：「放你的屁！我少爺，對你的詩麼？」柏忠道：「果然。果然不敢勞尊。」劉公子道：「這句也不好，沒有他們名字在內，重來重來！」

柏忠道：「就難了，留我細細的思索。」又唧唧噥噥的道：「又要詩句子，又要有他們名字在內，那裡有這麼巧呢？」閉著眼，搖著頭，想了一會，忽然大笑道：「有了，有了！我想了一句好的。」不知好的是誰。且看下回分解。